

· 總編視角 ·

主持人語：

傳統紙媒的數字化轉型，是出版技術發展和傳播方式變革的必然要求。轉型過程中的直接表現即紙媒的衰落與數字出版的繁盛，一定程度上，兩者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尤其進入 21 世紀後，兩者間的衝突開始顯現出來，紙媒普遍陷入生存困境，“紙媒消亡論”也隨之出現。這是擺在國內外傳統紙媒從業人員面前一個共同的嚴峻問題。秦開鳳的《傳統紙媒數字化轉型與學術期刊的應對》一文，對此作了有益的探討。

隨着數字出版的快速發展，傳統紙媒受到了巨大的衝擊，但“紙媒消亡論”似乎是一種過度反應——容易引起媒體從業者的價值迷亂而不利於行業的健康發展。作者認為，傳統紙媒與數字出版之間不是一種對抗替代關係，而是在一種張力中並進、相互補充、共同繁榮的關係。傳統紙媒走出困境的重要路徑是實現數字化轉型，即依託數字技術和特色內容，實現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之間的有機融合發展。圖書、報紙和期刊三者存在定位、受眾上的明顯差異以及體制機制改革的進度不同，其轉型路徑和程度也存在一定區別。秦文以學術期刊轉型的基本策略為例，認為由於學術期刊特定的受眾群體，其紙質版本發行不會像報紙那樣急劇萎縮，而是保持着相對穩定的狀態。學術期刊在數字化轉型中，對紙刊和數字期刊必須兩者並重，實行兩種形態“雙軌制”，同時需要研究兩者不同的傳播平台與傳播規律，選擇不同的傳播策略，抓住“內容為王”之根本，打造精品期刊和自身門戶網站，全方位拓展傳播渠道，提升傳播功能，達到最優傳播效果。作為期刊人，作者的立場和持論是合理的，也是有現實意義的。

與上文的選題不同，郭慶華的《論編輯情懷》，則是屬於另一類風景——這是一篇頗為引人矚目的來稿。作為“總編視角”專欄選題的一種嘗試，以“編輯情懷”為專論的文章還是第一次。

多年從事學術期刊工作，使筆者對郭文所展示的期刊人這個編輯群體同行多了一份理解和感懷——他們與編輯職業結緣跌宕起伏的故事，他們對編輯生涯的堅守與擔當，他們對所屬刊物的接納與奉獻，他們對學術追求的執着與憧憬，他們對生活需求的恬淡與泰然……無不令人肅然起敬！這或許就是人們所說的編輯職業“情懷”。郭慶華認為，編輯情懷源於編輯情感，由於編輯職業的文化魅力，每一個主動或被動踏入編輯門檻的人，都可能在實踐中產生對這項工作的情感。而從編輯情感的產生到編輯情懷的形成，是一個逐漸提升的過程，這既基於編輯知識、經驗、見識的長期積累，也離不開編輯主體在職業生涯中保持做一個“有心人”的姿態。編者不易。編輯情懷並非虛無縹緲，而是真真切切浸潤在出版物的內容營造和形式表達上，它令編輯人的眼光、胸懷、行動、語言，具有了有效的執行力、作用力，也令編輯人甘於隱身、潤物無聲、為他人做嫁衣裳。

可見本文作者是將“情懷”作為“積極、正向性心境”而提煉出來的。當然從多視角、多層次思考，對於“情懷”的論述，作者似乎還可以有更全面、細緻的考察，比如情懷與職業、情懷與理性、情懷與能力、情懷與文體諸方面的關係。這也許是“情懷”的另一個側面了。

行文至此，窗外正飄灑着南方秋日的細雨，編輯室內輕輕地迴蕩着“可可托海”的背景音樂——

你的駝鈴聲仿佛還在我耳邊響起

是不是因為那裡有美麗的那拉提

還是那裡的杏花才能釀出你要的甜蜜……

是的，學術期刊編輯也是需要情懷的。 （劉澤生）